

# 心得

## (一)

*“好友向我力荐花莲溯溪，还说一定要跳四米以上的崖。一方面觉得一定是难忘的经历，另一方面有点害怕，真是兴奋又担心。”*

即便是三年前我也没有想过，自己的一生将有半年生活在宝岛台湾---那个教科书上有日月潭有阿里山的地方。从萌发“去外面看看世界”的想法，到 2015 年 2 月 23 日我真真切切踏上台湾的土地，一切进行得顺理成章。当我如梦初醒意识到我真的来到台湾，那种感觉真是兴奋又担心。待我参加了东华大学的 AIESEC 社团后，听到一句话，用来形容这次交换的经历不能更恰当了：

*“There is something magical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

## (二)

*“那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我们穿戴好溯溪的服装与护具，跟随教练进入丛林里的溪流深处，并不适应浸泡在水里的感觉。”*

*教练在溪里跟我们讲石头、山洪和原住民。溪流静谧，阳光晒得溪石温热，脚每踩进溪中便搅起一团混沌。停驻片刻，会有不谙世事的小鱼过来敲敲啄啄。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一棵树，一块石，一根草，真真成为了大自然中的一份子，毫不突兀，浑然天成。”*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

离开在大陆大学的圈子，来到东华，我们都曾迫切地希望融入新的圈子里去，做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大抵我已大三，和同专业同学一起上的课只有一门，这种一周见一面的感情很难发展成为同一个圈子的亲密朋友。于是我参加了东华大学的两个社团，心想这样也许才会有深入的交流吧。

我参加了学校 AIESEC 和 TEDxNDHU。在前一个社团我主要负责面试想来花莲做志工的外国人以及联系花莲有意愿为这种志工提供包食宿工作的中小学，后一个社团则负责为 6 月份举办的原住民主题沙龙的宣传事宜与筹集赞助。这两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NGO 学生社团，没想到能够在台湾有机会参与，收获颇丰。

我们去台北辅仁大学参加全台的 AIESEC 1516 NEWBIE CONFERENCE。仅仅在社课上见过一面的依依居然愿意为我提供在台北的 homestay，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依爸依妈大概是担心我拘束一直在给我吃东西---台湾水果、妈妈为回家的女儿做的卤味。夜晚依依骑着她的电动车载我游走于台北大街小巷，深夜夜聊到两点半，我同她讲来台初体验，她讲她去英国的见闻，所谓的“最好的事还没有发生”就是这样了。

会议上结交了一些台湾其他学校的朋友，如今我感慨这种神奇的相遇：有一千种可能性我们无法相识，可是最后我们相遇相识相知，然后影响彼此。比如辅仁大学的 Huang，她教会我“不要在了解别人的想法之前就对他人的想法作判断”；元智大学的承泽，被全组推选为 team leader，然后我们组的 pre 杀进决赛，有些时候就是要别人推一把才会逼自己试一试，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原来自己那么优秀呢？还有一个希望在会议上交到十个朋友的内向男生，我们一直鼓励他，说他很棒，结束之后他说自己从来没那么疯过。

好想再在台北的公园里和一群才认识一天的人跳舞两个小时，或者玩一次又一次的 beer game，大家都是青春的模样，说着一一些改善世界的想法。

从台北回花莲之后，我面试了从德国来花莲自强国中做志工的 Kevin，第一次发现原来语言的作用是交流和沟通，作为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我们才有机会了解彼此的文化与看法，连一起看电影也会体验到 culture shock。从一个交换生的角度向一个德国人介绍台湾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透过他我对台湾对花莲有了更多了解。

这种在不同文化中寻求共同语言的过程同样出现在 TED 筹办原住民沙龙的过程中。一位原住民讲者在演讲中反复强调共识，我也在思考，不同文化中究竟是在寻求彼此的相似，还是在确定自己的独特性？许多年前看过一部名为《通天塔》的电影，里面依靠《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讲述了四组人物的羁绊。体悟最深的是，交流才能理解彼此，化解冲突，所以这种共识显得尤为重要。

渐渐地认识了许多台湾朋友，他们骑机车载我去看日落与夜景，去吃花莲最好吃的蚵仔煎，深夜去吃卤味和芋圆。我们是彼此的兄弟姐妹。

### (三)

*“一群人跋涉到跳崖的地方，教练爬上一米高的巨石接应我们，极艰难地上去之后，告诉我们要从这里跳下去。我感到很害怕，可是没有退路了只能往下面跳。我站在教练面前，背对溪水，然后我说我不行，我害怕。教练说，没事的，你可以的。好像被蛊惑一般，我又站在那个位置，那一刻在想，没事的，跳下去就好，我没有退路了。教练举起相机为那一刻的我拍了照，之后看到那张照片上自己的表情也是很感慨当时的情景。*

*教练轻数：*

*1, 2, 3...*

*我听到自己发出很难听的一声，然后跌入溪中，溅起一朵据后来同伴所说的‘最大朵的水花’。”*

翻我的 facebook 到最前面，我写下“人生中多出半年可以过自己想过的大学生活。”后来有人问我，什么是你想过的大学生活，我说，大概就是课不多，我也没有参加很多活动，每天吃吃喝喝。

可是我低估了自己作死的能力。来台前一个月的确是这种悠闲状态的生活，可是一个月后，自己的 schedule 被各种活动塞满，我好像回到了大一大二那些忙于各种学生活动的日子，闲暇时刻我还要学习托福，以及安排在台湾的各种旅游。经常第二天就要搭火车去旅游了，晚上 11 点还在忙着交社团的 deadline。临近托福考试的日子也是沙龙举办和近期末考的日子，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忙到快支撑不住了，我对自己未来的选择很害怕，夜晚常常因为焦虑自己的托福考试而失眠。可是就像溯溪，我已经站到了没有退路的位置，只能往下跳，即便入水难看，可是这也是我的选择。

那段时间，身边陪伴的朋友，无论是台湾的朋友还是大陆的朋友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大家愿意花一整晚的时间，坐下来陪我聊天，偶尔关心我复习准备得好不好。社团的 leader 也说，没事，沙龙这边有我，你不用担心，做你想做的事。这群朋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一同考托福的朋友也鼓励我说，许多人有想法可是连迈出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你起码走出了这一步，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我觉得大家讲得都好有道理，后来越邻近考试反而越轻松。

### (四)

*“我也不知道在水里待了多久喝了多少水，但是我的动作肯定错了，从水里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一刻，我感觉无比放松。回头看那个崖，不过也才一米高而已，也许我把它想象得太恐怖了，自己吓唬自己。*

*大家都在说，你很棒。我回过头看着崖上还没有跳下来的人，对他们说，不难的，真的，*

你们跳下来吧。大概没有教练最后坚持不懈对我说的鼓励，我一定会放弃。我想把这种鼓励也带给别人。”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经常会因为忙于社团或学业而忽略与身边的人交流，我想说我来台湾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与别人交流，学会了关心人，学会了问别人你的梦想是什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很大的突破。我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朋友约一个地点，坐下来聊天，从人生聊到宇宙。偶尔会有相见恨晚的朋友，彼此惋惜以后见面联系的机会也很少了，可是我想，那么难相遇的两个人都相遇，还会担心以后没办法再见吗？

邻近离开的日子，台湾的朋友们会约我去聊天，还为我准备了礼物和 Party，大概是在相遇的时候就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分开，所以格外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其实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分开，我回去之后会用同样的心态和他们相处。珍惜眼前人。

一位朋友的签名档是“carpe diem”，后来我查源于电影《死亡诗社》，我去看了这个电影，影片中 captain 反复教孩子们的“carpe diem”意味抓住今天，及时行乐。我现在 21 岁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一切都充满希望。

2015 年 6 月 23 日  
台湾东华大学图书馆